

花园
第一辑 精品

主编：
和风

紫苑花开

花缘记事簿之一



寄秋

◎著

花园精品

花缘记事簿之

紫苑花开



NL I C 2970687839

秋

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苑花开/寄秋著. - 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2010.11

(花园精品爱情小说系列.第1辑)

ISBN 978-7-80723-565-1

I. ①紫… II. ①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11861号

紫苑花开(花园精品爱情小说系列) 寄秋 著

出版发行:内蒙古出版集团

远方出版社

社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1/64

字数:2700千字

印张:75

版次:2010年11月第1版

印次: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3000册

书号:ISBN 978-7-80723-565-1

定价:80元(全16册)

远方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楔子

曾经，在某所私立女子中学，有五个来自不同家庭的女孩在此相聚。她们欢笑、哭泣，用青春洋溢一篇美丽年少，结成情同姐妹的莫逆之交。

更巧合的是，她们的名字皆以花命之，因此五位美丽、出色的女孩特别引起外校男学生注目，所以封她们为花中五仙。

黎紫苑：紫苑的花语是反省、追思。

她是个聪明、冷静，外冷内热的女子，对家人十分照顾，有两位弟弟，父母俱在，目前是某家族企业的跨国总裁。

霍香蓟：霍香蓟的花语是信赖，相信能得到答复。

她是个优雅、恬静，追求享受的知性美女，个性矛盾、反复，是企业家之女。目前是红透半边天的影视红星，更是唱片界的天后人物。

金玫瑰：玫瑰的花语是爱和艳情。

她艳丽、妩媚、高挑，是个自信、大方但有些偏激的名模特儿，父亲是房地产大亨，她开了

间名为夜蝎情狂的酒吧，男宾止步。

白茉莉：茉莉的花语是胆小、内向。

她温柔、善良，有些自闭和害怕与男性接近，像朵小白茉莉花一样可人。父亡，母是广告公司经理。继父是法官，继兄是检察官，而她的职业是辅导员，即是社工。

何水莲：莲花的花语是心的洁白，幻灭的悲哀。

她高雅而圣洁，总爱甜甜地淡笑，是个成熟、理智的感性女子。祖母十分严厉，因此显得父母无能，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她身上，是全美连锁饭店的负责人。

五名女子，除了黎紫苑出身小康之家，其他都是大富人家的女儿，因此一段段美丽的故事由此展开。

1

“黎主任，你瞧瞧我儿子身上这些伤，又是你女儿的杰作，拜托你也好好管教管教她。”

黎正文客套地说道：“是，严太太，我一定好好教训她。”

唉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天天有人上门投诉。

“苑儿呀！你怎么又打架？”

十四岁大的小女孩一脸倨傲。“不是我爱揍人，全是毛毛爱欺负弱小啦！”

有个充满正义感的女儿，他是既骄傲又无奈，可是女儿太男孩子气，个性过于倔强。

“正文，我看让她去念那所女子学校好了。”

三叔苍老的轻咳声响起。

黎正文难堪地搓搓手。“三叔，我只是个小公务员，哪负担得起私立学校的昂贵学费。”

“你不要担心，丫头年年都拿全校第一名，女子学校的校长特别情商，希望她去入学，不仅学费全免还有奖学金呢！”

“真的呀！那就让她去念女校好了。”

小女孩别扭地大喊，“我不要去念无聊的女校啦！”她是怕没架可打。

“不许胡闹，你给我乖乖上课去……”

于是，那年夏天，私立兰陵女子中学多了一位令人头疼又不得不信服的新生。



夏末 私立兰陵女子中学 开学日

一阵阵蝉声如扰人暑气，袭向正端坐在礼堂的新生，打着哈欠的十四岁初中小女生，睡意正兴地勉强撑起千斤重的眼皮，应付台上发言人滔滔不绝的训话。

其中有个最不安分的小女生，屁股下像垫了块针板似的坐不住，精灵般的眼睛四下打量。

礼堂外的大王椰子多畅意，阳光又那么亮丽耀眼，仿佛在召唤多彩的年轻灵魂。

黎紫苑出身小康家庭，对于所谓的贵族学校实在不太有好感，尤其是“浪费”这一项。

看看气窗上十来台冷气直吹，明明是暑夏她却冷得有些抖意，双手互搓手臂后又拉下长裙，遮住微缩的小腿。

“不行了，命不好要认命，再待下去非变成棒冰不可。”她还是觉得吹电扇比较“平民化”。

真是阔气，光一台冷气，老爸就要赚上两三个月耶！

手上的手表指出尚有两个小时才结束这一场新生训话，不耐烦的黎紫苑扯扯胸前的红色小领花，悄悄地压低身子钻进豪华长椅底。

哇！快到侧玻璃门，只差一截了。

她小心地瞄瞄那位应该是导师的年轻女人，偷偷地避开同学们的兔子腿，再轻细地撩动玻璃门，猴儿般巧盈地一溜——自……自由了。

“太棒了，还是外面空气好，没有冷气的怪味道。”黎紫苑放松地伸伸腰。

偌大的校园姹紫嫣红，瞧不见一个人影，因为今日是创校十周年的开学日，所有的师生都聚集在礼堂，只有她一人闲闯。

五层楼的图书馆立于网球场后方五公尺，中间有道杜鹃花墙，四季常绿。

兰陵是南部最大的私立女子中学，学费十分昂贵，专收一些企业家及高官的女儿，在校成绩必须是前五名才准许入学。

学校分初中部及高中部，清一色只招收女生，没有男同学。

校风略微开放，不特别要求服装仪容必须合乎制式，只要整齐、干净不作怪即可。

外县市学生一律住校，宿舍五人一间备有卫浴设备和视听器材，可媲美四星级的饭店。

由于是女校的缘故，校园的植物以矮丛花卉较多，然后是藤木科紫红色系团花，再来是走日本风的庭园草木，假山、流泉连通荷花地，蔚成一片水色碧光。

“这位同学，你怎么没在礼堂？”

吓！不会吧！才摸一下鱼就……

正在偷拔扶桑花的黎紫苑手一缩，笑得很心虚地转过身，蓦然她头一仰。

“你好高哦！”

向云方腴然一笑地搔搔后脑勺，刚从军队上尉退役转任教官，他还是头一回不带兵改管起这些半大不小的女孩子，自然手足无措。

校园不比军队，又是女校，他根本是傻了眼，很害怕无法融入新环境中。

“咳！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哪一班？”他作势要记下她的班级、学号。

没事长那么高，让她头仰得好酸，不过他长个儿，却没长胆，记个学号就紧张成那个劲，“教官，你的笔盖没有开。”

“呃！”他脸一敛，很尴尬地清清喉咙。“你是……新生？”

“是呀！教官，你看我学号是八字头就知

道，数字愈大年级愈小。”黎紫苑无芥碍地挺直胸用手一划。

她这一比，不好意思的倒是向云方，他赶紧移开视线，黝黑的脸皮看不出潮红，顶多有些黯色。

“报上你的班级、姓名。”

“初中部一年梅班 A 级，黎紫苑。”

梅班……A 级？“什么意思？”向云方不太了解。

黎紫苑看了看他，怀疑地问道：“教官是新来的吧？”

“嗯！”她怎么知道，难道他看起来很拙？

听说现在的学生都精得像鬼，连纯朴的乡下地方都一样。

“果然，不然你怎么不了解呢！兰陵女校是一所贵族学校……”地头蛇黎紫苑十分大方地为他解释。

初中部一共有十二班，一个年级有四班，分别以梅、兰、竹、菊为班级名称，成绩最优越的四十名学生编入梅班 A 级。

而梅班又分 A、B、C 三个等级，除了前四十二名学生外，四十三名至一百四十二名则编入梅班 B、C 级，一班五十名，合计三班。

兰班则是所谓的高官班，这三班的学生全是大官的女儿或是私生女，以兰暗讽不够清高，借其高位贪赃枉法。

竹班的学生则是大富人家的女儿，大多骄纵任性，期以竹之虚心而导之，改变她们的刁蛮个

性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。

菊班的学生大多是流氓世家的千金，有钱有势不太好管教，她们的父母不希望女儿和他们一样粗人一个，所以请求学校“用力”教，不用客气。

除梅班外，兰、竹、菊有三班，分别是兰一班、兰二班、兰三班，竹一班、竹二班、竹三班，菊一班、菊二班，菊三班，没有 A、B、C 三级分。

高中部则锐减为九班，松、柏、梅各三班，成绩达到标准可以由初中部直升，空缺再向外招生。

平均一年由初中部直升高中部的人数不多，大概只有两百人左右，大部分都被筛选掉，以新进学生来递补。

“教官，我们学校的女生有一千多个哦！你要小心点。”

“小……心？”向云方微微一愣，无法理解这个身高不及一米五的小女生的意思。

黎紫苑故意发出害怕声，踮高脚尖小声地说：“听说学姐们都很好色，而学校的男教师和教官都是她们的目标，尤其是年轻、未婚，又长得很帅的酷哥。”

这……这不是一间全国知名的女校吗？怎么会……他是听入心了。

“黎同学，这个时候你不待在礼堂，私自离开有违校规，我可以记你小过。”

“教官，人家是有原因的。”她拼命在脑子

里想。

“是什么原因？”他相信小女孩是天真无邪的，何况她看起来真的很小。

“人家、人家……”她暗叫糟了，分不出完美的借口……咦？有了。“人家那个来了。”

“哪个？”向云方眉头一皱，听不懂她的意思。

“就是一个月一次的那个嘛！”看他的反应黎紫苑不禁怀疑，教官没那么笨吧？

一个月一次，信用卡的账单吗？“你解释清楚，那个到底是什么？”

天呀！不会真要她说出口吧！

黎紫苑抬起小小的头颅支吾地咕哝了一会，最后逼不得已只好说个明白。

“就是经痛啦！”

“经痛……噢！是那个……”向云方倏然口吃地顿了一下，脸色更黯了。“很……很痛吗？”

“是呀！所以我要去找护士姐姐拿止痛药吃。”

教官挺纯的，天晓得她来经了没，从小她就是健康宝宝，但发育一向比人晚，同辈的人在小学五六年级就抽高身子，唯独她还停留在“儿童”期。

希望上了初中可以有奇迹出现，长个十厘米就好，她不贪心。

“喔！要不要找个人陪你去医护室？”他就见过同期的女学员痛得无法出操而昏倒。

“不必……”那不是穿帮了。

但黎紫苑话未说完，向云方突然眼尖地抓了个迟到的女同学陪她一道去，让她躲都躲不掉。

两人才一踏进医护室，就瞧见有人霸了张床，黎紫苑当她们也和自己一样，装病偷溜出来，因此有好感地走上前。

“我是一年梅班 A 级黎紫苑，你们好呀！”

“你是新生榜首黎紫苑？”何水莲轻呼了一声，随即笑道：“我是一年梅班 B 级何水莲，她是一年竹三班的霍香蓓。”

黎紫苑大方地往白色病床一坐。“你们也跟我一样装病来透气的吗？”

何水莲与霍香蓓相视，不解她所言何意。

“难道你们不是装病？”

霍香蓓微喘地说道：“我有气喘的毛病，何同学见我喘不过气才送我到医护室休息。”

她们两个算是萍水相遇，在进礼堂前霍香蓓的病突然发作，在她身后的何水莲见状心生不忍，因此报告值周老师。

后来吃了药，情况稍微控制住。值周老师以为她们是同班好友，所以要何水莲送她去医护室，两人才有些认识。

“对不起了，我当你们和我一样，不爱闷死人的大礼堂呢！”原来真生了病呀！黎紫苑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。

“没关系，能见到兰陵的才女，我们可是很荣幸。”

黎紫苑大咧咧地将手一扬，“道听途说罢了，我不过刚好入学考试每科都满分而已。”

“你谦虚了，我们连一科都满不了分。”霍香蓟羡慕她一身健康的红润模样。

“放心，有缘千里来相逢，我罩你们，包管你们科科都拿高分。”她喜欢照顾弱者。

大伙儿笑开了，何水莲指指她身边害羞的女孩。“你同学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噯！瞧我糊涂的。”黎紫苑大力地往额头一拍。“差点忘了你，自我介绍吧！”

怕生怯弱的白茉莉发出猫儿似的声响。“我是……一年兰一班的白……白茉莉。”

“茉莉，我们像是豺狼虎豹吗？你不要怕得一直抖，我保护你。”黎紫苑笑着搭上她的肩。

“黎……黎同学……”白茉莉不习惯和人太亲近。

“以后叫我紫苑好了，我就叫你茉儿，你呢！是莲花，还有气质高贵的香香公主。”

“茉……茉儿？”

“莲花——”

“香香公主？”

三个同样十四岁的女孩指着鼻头，对自己的新绰号有些陌生。

“好啦！我知道你们很满意。”黎紫苑走到门口瞧了两下又折回来。“既然咱们都有病在身，不如出校溜溜如何？”

“这样不是有违校规？”

一向不把校规放在眼里的黎紫苑说道：“只要不被逮到就不算违规，相信我。”

一句相信我就像“石敢当”，三个人瞧她一

副自信满满的姿态，不免有些心动地想做坏事，毕竟人性是不可压抑的恶。

互看几眼犹豫了一下，黎紫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手拉着霍香蓟，一手挽着何水莲，并用眼神鼓动白茉莉跟随着。

她就像一个发光体，全身洋溢着暖暖的热情，试图要将所有人融化。

黎紫苑带领着三个从未做过坏事的同伴翻墙，瞧她们蹩脚的姿势，她下定决心要好好地训练她们，不然很容易被人欺负的。

霍香蓟拭去额上的汗水道：“好热哦！这里有没有咖啡厅？”

咖啡厅？黎紫苑斜睨直抹汗的她。“前面有冰果室，四果冰很好吃。”

“冰……冰果室，那卫生吗？”霍香蓟怕冰块里有细菌。

“什么是四果冰，我没吃过耶！”何水莲刚从国外回来，什么事都觉得好奇。

“放心啦！跟着我你们放心，这家冰果室是我姨婆的表妹家的侄孙开的，拉肚子有我陪你们蹲厕所。”

恶！三人虽然感到一阵反胃，仍是被她阳光般的笑容蛊惑，傻傻地步入三花冰果室。

才一进入，一个“飞”杯直接丢了过来，习惯“动作派”的黎紫苑反应相当快，推开吓住的白茉莉，用一只手接住价值十块钱的玻璃杯。

“是哪个活腻的家伙敢朝我丢杯子？”她气呼呼地看来看去。

严正棋一瞧是克星到来，赶紧撇清。“是那个疯婆子扔你。”

黎紫苑顺势一望，柜台旁的花盆边站了一个……五颜六色的女孩，裙子短得可以看到内裤的花色，衣服嘛！也太省了，她家的抹布说不定都可以做两件了。

“喂！你干吗丢我？”

打扮像太妹的金玫瑰朝地上吐了口口水，十分不屑地仰着鼻孔睨人，“别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，本小姐的豆腐不是你们这些土包子能吃的。”

“豆腐？”黎紫苑头一扭。“死毛毛，你的贼手老是不规矩，上次我揍得不够重是不是？”

混蛋，害她差点误会人家，原来是臭男生在作怪。

“黎……黎紫苑，我警告你别……别再打我，我要去跟我妈妈讲。”他怕她怕得要命。

被唤为毛毛的严正棋人高马大非常胖，几乎是她的两倍大，可是怪得很，从幼儿园到小学，他没有一次打赢她，每回都被她拼命的打法揍得鼻青脸肿。

“笑死人，你还没断奶呀！打输了就回去告状，要不要我借你一条裙子穿？”

“你……你好可恶。”他撇着嘴，一副很气却又不敢揍她的鸟样。

黎紫苑最讨厌欺善怕恶的人。“不要脸的话回去找你妈呀！反正你们是我家的常客嘛！”

她的意思是他们常上门投诉，也代表说他常常挨揍。

“粗鲁鬼。”

怕事的严正棋担心再挨一顿揍，伙同他新交
的同伴讪讪离去。

“哇！紫苑，他好像很怕你。”霍香蓟佩服
她的勇气，那个人壮得像熊她都不怕。

“他是虚胆，长得吓人罢了，我从小揍到
大。”打习惯了，黎紫苑并不觉得怎样。

“可是他是……高中生耶！”白茉莉胆小地
说。

猛然呛到的黎紫苑拍拍胸口顺气。“不是啦！
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初中新生。”

啊？三张脸顿成讶然状。

他未免太……苍老了吧！

“我是兰陵女校一年菊一班的新生金玫瑰，
你们呢？”金玫瑰对领头的“大姐”人物颇为感
激。

“我们也是兰陵的新生，我叫……”

在短暂的介绍后，她们意外地发现一件事，
各自的名字竟然全是花名，而且交谈中互有相见
恨晚的亲切感。

自此——原本不住校的黎紫苑搬进宿舍与她
们“同居”一室，昂贵的住宿费则靠寒暑假打
工，以及在校内赚点“代工”费——猜考题和画
重点。

一年后，她成为兰陵女校有始以来第一个以
初中二年级学生的身份当上全中学学联会的会
长，管理初中、高中部的学生。

她的四位金兰姐妹交也一起入主学联会，和

她将附近的学校一并“干掉”，成为有名的地下学联合会的主席，十几所中学学生全归她管。

所有的学生都十分尊崇她们五位小女生，因此有人为她们冠上兰陵五花仙或是花中五仙的美称。

2

天空中有架飞机正准备下降，女空服员甜美的嗓音唤醒沉溺在回忆中的卡芮拉·卡登，她沉稳地扣好安全带，没人瞧得出她的心是否平静。

离开也十年了，这十年来她让自己忙碌，不再去想起过往的伤痛。

真的好快，岁月半点不留情，家还是记忆中的家吗？

她闭上眼，有些近乡情怯。

“卡芮拉！你睡死了呀！”

“没礼貌的小鬼，叫姐姐。”卡芮拉睁开眼微笑道。

微恼的亚雷·卡登一头红发非常张扬，碧绿色的眸子特别迷人，配上西方人特有的出色五官和身高，每每引人注目。